

世界文豪译丛

大仲马 传世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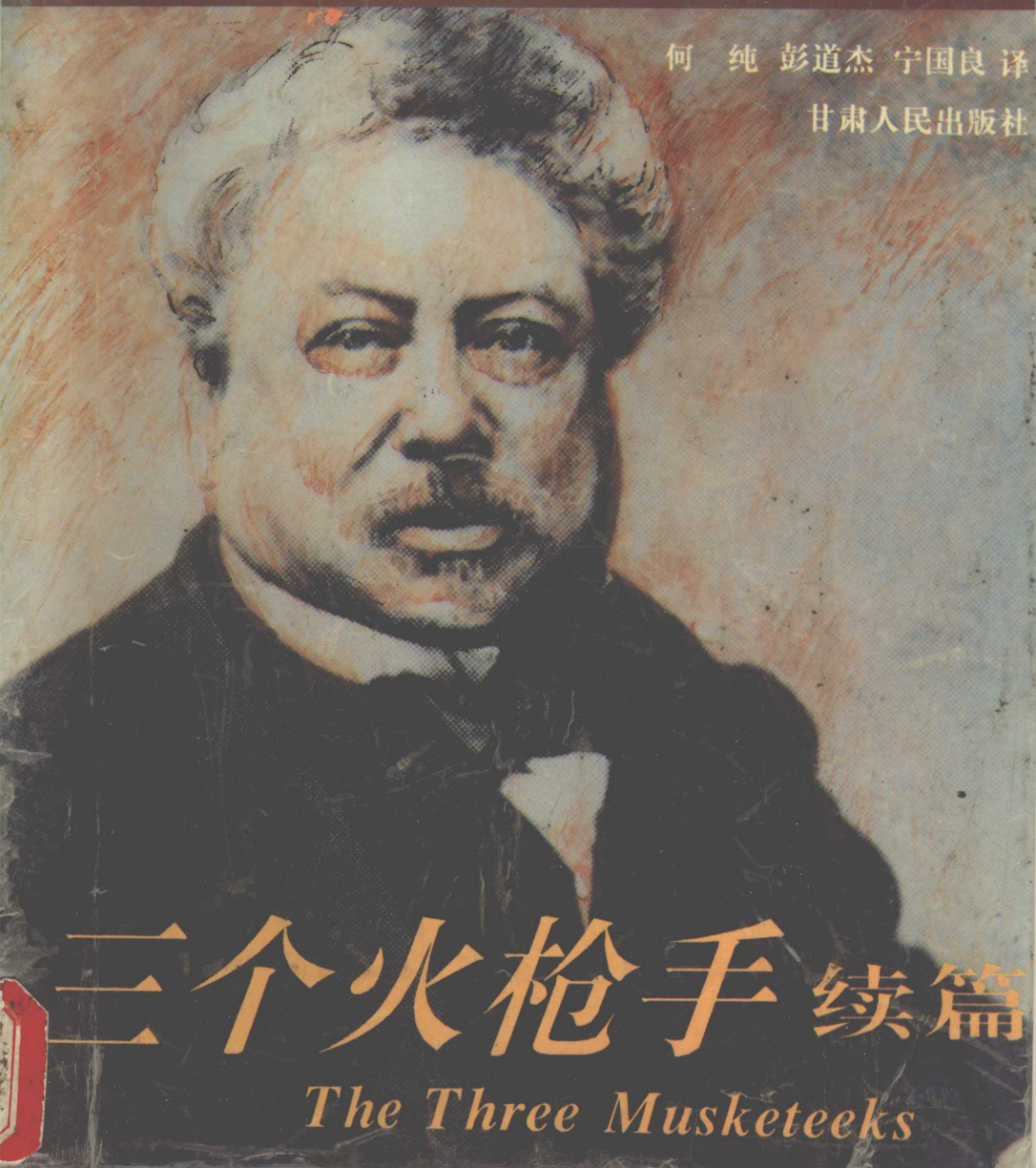


The Translation Series of World literary Giant

The Splendid Heritage—Works of Alexandre Dumas pere

何 纯 彭道杰 宁国良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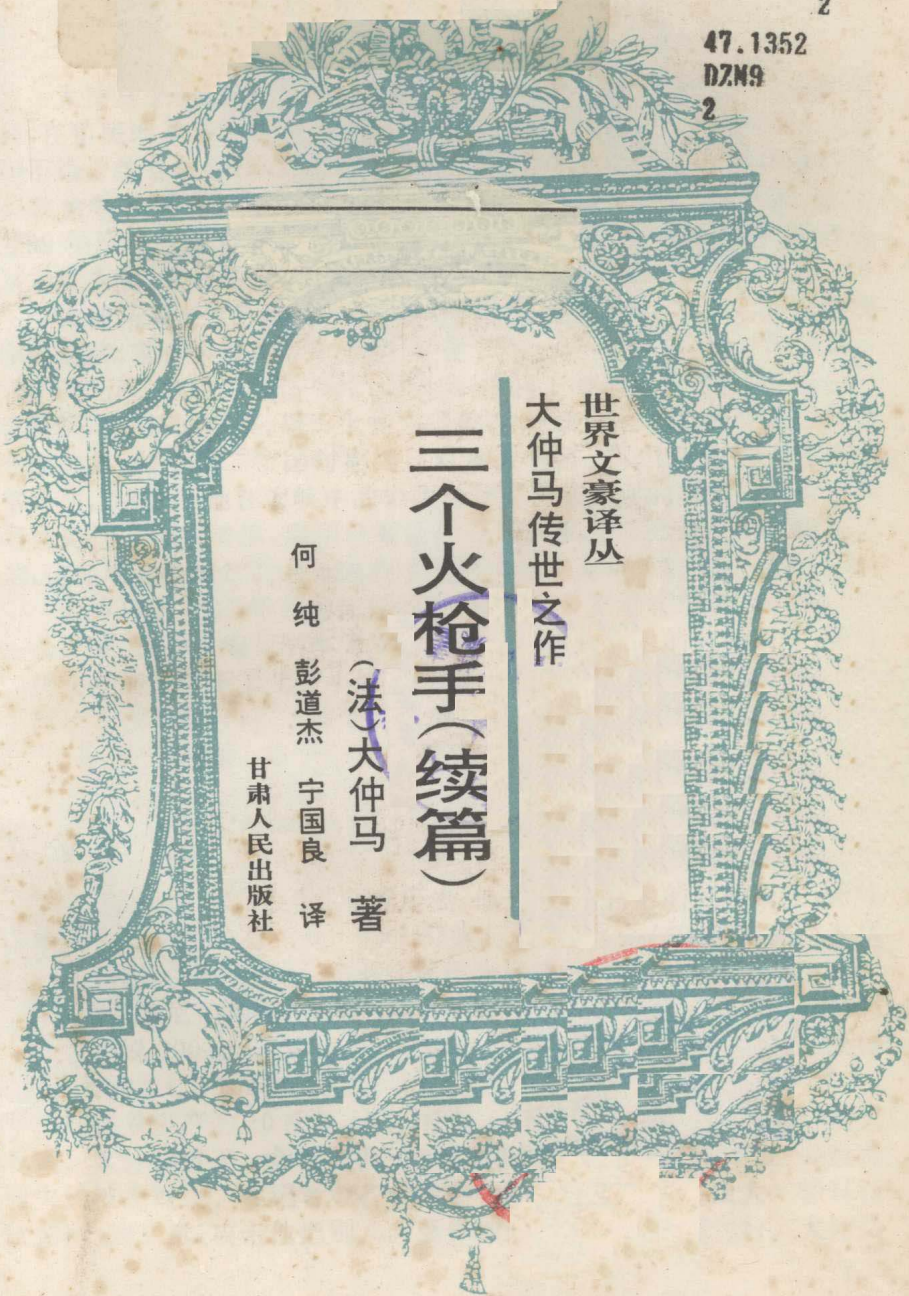


三个火枪手 续篇

The Three Musketeers

47.1352
DZM9
2

47.1352
DZM9
2



世界文豪译丛
大仲马传世之作

三个火枪手(续篇)

(法)大仲马 著
何 纯 彭道杰 宁国良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1 号

责任编辑:黄 强

封面设计:凌生华

三个火枪手

[法]大仲马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6 字数 1,300,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6-01388-6/I·354 定价:29 元

风流才子大仲马

大仲马于1802年出生于巴黎附近的一个县城。祖父是一位法国侯爵，在殖民地圣多明各同一位黑白混血妇女生了他的父亲，携回法国后却不给予他合法身份，只好从母姓。他于1798年参军，在早期革命战争中效命共和国，因英勇善战、出生入死而被拿破仑提升为将军，后于1799年反对拿破仑远征埃及而被黜，最终死于贫困。他娶了一位旅店主之女为妻，大仲马是他的第二个孩子。

大仲马只上过几年小学，通过自学与刻苦笔耕，逐渐开辟了文学写作的道路。他痛恨波旁复辟政权，曾参加1830年七月革命，独力夺取了一所弹药库，被拉德务任为旺代地区国民自卫军的组织者，因受保皇的农民反对而返回巴黎。后来大仲马还曾在1848年作为共和党人参加竞选而失败，并于第二帝国时期因反对拿破仑第三...几度流亡于布鲁塞尔等地。1859年他在海峡中的根西岛拜晤了被放逐的雨果。1860年在都灵见到了加里波第，回到马赛后斥资采购军火接济意大利的独立运动。这些明显的政治性活动说明了他的自由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倾向。

大仲马于1817年成为律师的听差，在办公室里管杂事。从1823年迁居巴黎，决心以编写剧本为生。他进入奥尔良公爵的府邸服务，并同一位女缝纫工生下了儿子小仲马(1824—1895)。此后或独力或与人合作写了不少剧本，均未受欢迎。直到1829年底，他的《亨利三世和他的朝廷》获得较大成功，声誉突起，初次跻身于巴黎上层文学界。1832年，开始有人攻击他抄袭和侵犯智力产权，此类指责到他成为多产作家后更为频繁。他于1833年开始写游记，1837年被授与荣誉勋团的勋章。约在此时，除了继续写剧本和游记处，由于艳羨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作品，并广泛而深入地接触了法国历史，他开始写法国历史小说。在文友马凯特的帮助下陆续写出一些十分流行的小说，如《三个火枪手》、《玛尔戈王后》、《二十年后》、《约瑟夫·巴尔萨莫》、《王后的项链》、《昂日·皮图》、《沙尔尼伯爵夫人》等。在自1844年起的10余年间共以他的名义出版小说200余部，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其中《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二十年后》以及《基督山伯爵》等作品垂于久远而不泯。

在他最多产的10数年间，正逢报刊连载小说成为风行一时的文艺形式。大仲马曾于一年间同两种报纸签约，应允写出九部小说，并且曾因失约被控败诉。名记者雅各曾撰文为《小说工厂：亚历山大·仲马合伙公司》的文章，攻击他把别人的著作加上自己的名字而刊行。大仲马

对雅各起诉竟得到胜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大仲马干了不少“穷人暴富”的蠢事。他按《基督山伯爵》中的宏伟设想在马里·勒·洛阿修建了基督山别墅，房舍园林及内部装修耗资钜万，穷奢极侈，但三年后不得不以廉价脱手，亏了三万法郎。他还独资创办了《一月间》、《火枪手》、《基督山》、《独立》等报刊，除《基督山》周刊延续了五年外，其余存在时期均不长。他创建的“历史剧场”专演他的历史剧，成立三年后宣告破产。1851年他因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对他形成威胁，也因为躲债而逃亡比利时。次年他欠债累计10万法郎，宣布破产。1851年起，书商勒维开始出版他的全集，最终以301种结集，共1300余册。他被誉为“传奇文学之王”、“讲故事人的王子”，是至少在数量上不负其名的。当他在世时，只有雨果的丰富想象与生动的描述能与他抗衡。在他死后，雨果写道：“亚历山大·仲马的名字不仅属于法兰西，它属于欧洲；而且它不仅属于欧洲，也属于全世界。”

仲马一生风流，情妇更迭的频繁几乎能赶上作品梓行的速度。他又奢侈大度，常以金钱扶助无名文人并赞助各种事业。有时他允许他人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小说以博取稿费，因为这种小说的质量是为出版商所不取的，而有了他的署名就可以卖钱。各式各样的妄诞的计划和投资、吸血蚂蟥般的寄食者和清客以及他的一掷万金的生活习惯，使他最终一贫如洗。

1863年，多年来假装不知道大仲马其人的罗马教廷颁给了他最高的“勋章”——他们终于把大仲马的著作列入了《禁书目录》。1870年他刊出了最后一部重要的小说《普鲁士的恐怖》，书中警告法兰西要提防普鲁士的强盛和侵略。1867年7月他所预言的普法战争爆发，9月法国败降。这时他已到皮伊地方依其子小仲马为生，于同月患中风，同年12月5日逝世。

大仲马的著作虽具有独特的法兰西历史的题材内容，但在国外流传极广。即在他生时，《三个火枪手》已成为欧洲各国家喻户晓的故事。而《基督山伯爵》刊出后，迅即被译为德、西、意语，后来被译为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各民族语言。在我国，自20世纪初起就有这两种书的多种译本。《三剑客》、《侠隐记》是当时对《三个火枪手》的不同译法，而《基督山恩仇记》电影在30年代亦曾风行。

大仲马曾说：“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读者从他的历史小说的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绚丽多采的背景描写和机智冷峻的哲理对话中，能瞥见法国历史及人物的风貌，捕捉其时代与社会的气息。在今日看来，大仲马的小说虽对人类的贡献，却远不止于提供消闲解闷的谈资而已。

目 录

第 1 章	四面楚歌	(1)
第 2 章	荐举心腹	(7)
第 3 章	美梦难圆	(13)
第 4 章	君臣幕后	(26)
第 5 章	各怀鬼胎	(32)
第 6 章	风流王后	(37)
第 7 章	死里逃生	(41)
第 8 章	小侦探	(47)
第 9 章	近在咫尺	(52)
第 10 章	名不副实	(58)
第 11 章	阳奉阴违	(64)
第 12 章	安乐窝	(72)
第 13 章	梦寐以求	(75)
第 14 章	唯命是从	(83)
第 15 章	一对天使	(88)
第 16 章	旧友情深	(93)
第 17 章	青梅竹马	(99)
第 18 章	复仇者	(106)
第 19 章	自娱自乐	(111)
第 20 章	苦肉计	(116)
第 21 章	里应外合	(123)
第 22 章	飞来艳遇	(130)
第 23 章	心照不宣	(138)
第 24 章	别子赠剑	(148)
第 25 章	胜利大逃亡	(153)
第 26 章	请缨参战	(161)
第 27 章	亡命追捕	(168)

第 28 章	同室操戈	(173)
第 29 章	约会之前	(180)
第 30 章	破镜重圆	(187)
第 31 章	少年英雄	(191)
第 32 章	林中恶战	(196)
第 33 章	恶魔显身	(199)
第 34 章	冤家路窄	(206)
第 35 章	铁树开花	(210)
第 36 章	一见如故	(215)
第 37 章	上帝的手	(221)
第 38 章	落魄王后	(228)
第 39 章	软硬兼施	(232)
第 40 章	寄人篱下	(237)
第 41 章	一线曙光	(240)
第 42 章	打开天窗	(245)
第 43 章	父与子	(248)
第 44 章	王后求援	(255)
第 45 章	痛失良机	(263)
第 46 章	众怒难犯	(268)
第 47 章	乞丐首领	(278)
第 48 章	应者云集	(286)
第 49 章	揭竿而起	(291)
第 50 章	无可奈何	(296)
第 51 章	困兽犹斗	(305)
第 52 章	午夜幽会	(309)
第 53 章	主教出逃	(314)
第 54 章	移花接木	(324)
第 55 章	倒卖干草	(333)
第 56 章	身陷囹圄	(339)
第 57 章	为利市义	(347)

第 58 章	手刃伯父	(353)
第 59 章	克伦威尔	(358)
第 60 章	推心置腹	(362)
第 61 章	调虎离山	(366)
第 62 章	密林定夺	(372)
第 63 章	心有灵犀	(378)
第 64 章	瞒天过海	(384)
第 65 章	一波又起	(394)
第 66 章	乔装改扮	(398)
第 67 章	审判场上	(402)
第 68 章	深入虎穴	(408)
第 69 章	替身	(414)
第 70 章	法场托孤	(419)
第 71 章	蒙面人	(423)
第 72 章	偷窥密室	(430)
第 73 章	抓阄比剑	(436)
第 74 章	闪电号船主	(442)
第 75 章	偷出来的性命	(450)
第 76 章	先发制人	(456)
第 77 章	害人害己	(459)
第 78 章	归去来兮	(464)
第 79 章	城门巧遇	(471)
第 80 章	法国使者	(476)
第 81 章	自立为王	(482)
第 82 章	落花流水	(492)
第 83 章	明查暗访	(499)
第 84 章	忘恩负义	(505)
第 85 章	幕后王上	(508)
第 86 章	秘密监狱	(511)
第 87 章	笼中之虎	(516)

第 88 章	抛砖引玉	(519)
第 89 章	铁臂巨人	(524)
第 90 章	金蝉脱壳	(525)
第 91 章	藏宝地洞	(532)
第 92 章	以牙还牙	(535)
第 93 章	梦想成真	(540)
第 94 章	言胜于剑	(547)
第 95 章	皆大欢喜	(553)
第 96 章	回宫路上	(557)
第 97 章	拼死护驾	(562)
第 98 章	分道扬镳	(565)

第1章 四面楚歌

法国红衣主教府里，有一间书房。书房中央摆着一张镶金的书桌，桌子上面摆了许多公文、书本。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一只手托着腮，在那里沉思着。背后就是大壁炉，炉里的火烧得很旺，照着那个人穿的袍子；烛台上的蜡烛，照着他的脸。这个人衣着华丽，袍边绣着通花阑杆。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脸色微带青白，紧锁着眉毛。房里寂寞得很，一点声响也没有，只听见门外亲兵走来走去的有规律的脚步声。

这间房子，就是从前红衣主教黎塞留办事的地方。现在黎塞留主教已经死了，接手的人本事很不及他，只算得他的影子。这个时候，法国的形势很糟糕。法国的威望，也是一落千丈。王上的号令，变得没有人理睬。国内的世爵大臣，常常造反。外国的军队，时常骚扰边界。巴黎城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跟主教作对的，很藐视他的权力。城外的百姓动辄开枪放炮——这个时候，百姓有了火枪，仿佛是要向云集的王宫的卫队、火枪手、瑞士雇佣兵示威。叫他们知道，现在的百姓也有点力量了。

黎塞留的后任，名叫马萨林。这位红衣主教一个人坐在房里，冥思苦想也想不出法子，又没得能力去对付当时的危险局面，他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自言自语道：“他们骂我是个外国人，是个意大利人。只要我稍一放松，他们就会把我绞死。这班傻子，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意大利人虽然法国话说得不流利，却并不是他们的仇人。那些巴黎话说得很好听的，常拿好话去骗他们，那班人才是他们的真仇人呢！”

说到这里，马萨林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异样的笑容，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也知道，得了权势的人是常有危险的。他们却要知道，我却不单是个权幸。爱西士的手上戴了一个极好的金刚钻戒指，原是王后给他的。我手上戴的戒指却平常得很，上面只刻了一个字同年月，却是在王宫教堂里给的。但难道我就听任他们来摆布我么？他们喋喋不休地喊要贬逐我，却不晓得我有手段，叫他们或喜或怒；有时我有法子叫他们喊波孚万岁；过了一会，我又设法叫他们喊王爷万岁，再过一会，我叫他们喊议院万岁。现在波孚还在威英桑地方，将来有一天，王爷是要同波孚联合起来的。还有议院……”

说到这里，马萨林露出愤恨的神气来说道：“好吧，议院……我们会对付他们的；我们现在有奥尔良同满搭吉帮忙。我慢慢去收拾他们。他们现在喊驱逐马萨林，打倒马萨林，将来总有一天也会被我们打倒，被我驱逐的。各人有各人的机会，各人有各人的手段，从前黎塞留在位的时候，没人恨他；等他死了，人人又对他赞不绝口。但是黎塞留所处的地位，有时比我现在所处的还要倒霉呢！况且他曾好几次被贬，有几趟他以为被贬之后，甚至永远不得复位了，后来还一直提心吊胆。好在王后是永远离不了我的。倘若我输给了百姓，让位给他们，王后也是要让位的。我们试试看，看百姓没有王上王后，他们办得成什么事？假使我是个法国贵族，不是个外国人该多好啊……”说到这里，独自伤神。

马萨林主教所处的地位，真是十分为难。那为难的情形，日甚一日。他贪得无厌，抽收税款抽得太重，苛捐杂税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百姓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灵魂。灵魂是不能拍卖的。主教抽了许多税，说是充军饷，时时拿“打胜仗”去堵百姓的嘴，造了许多谣言。但是谣言是填不饱肚子的，百姓早就怨声载道了。

马萨林不独苛待百姓，还苛待县官。那时候县官的职位，都是用重金买来的。主教新近又卖了十二个缺，还减了他们的薪俸。这大大触怒了老县官们，他们联合起来，不许主教再补县官的缺，也不许宫里再敲诈他们的钱。他们彼此串通，互相约定：如果同盟内中有一个人因为违抗丢了乌纱帽，大家便凑款再把他的官位赎回来。

反抗政府的行动开始了：一月七号，因为政府要抽巴黎居民重税，

就有七八百家商人聚会抵抗，公举十个代表去见奥尔良公爵诉苦。这位公爵象往常那样不放弃一切机会拉拢人心，接见了他们。代表入说，他们已经议好了不纳新税；倘若政府派人去收，百姓是要违拒不纳的。公爵听了，好言安慰他们，答应在王后面前替他们说情。他们临走的时候，公爵抛下一句常挂在他嘴边的话，说的是：“我们看有什么法子再说罢。”

另一方面，县官们在九号那天推举代表去见红衣主教。其中有一个人以坚定勇敢的口吻陈述了大家的意见。主教听罢惊异起来，说了些安慰的话，叫他们走了。他那安慰的话，同公爵说的一样，也是：“我们看有什么法子再说罢。”

因为要看有什么法子好想，红衣主教主持开了一个大臣会议，请了户部大臣来。这位户部大臣叫丹摩利，人们对他恨之入骨。

丹摩利的父亲叫巴狄狄赤，是在里昂地方开银行的。因为银行破了产，后来就改名丹摩利。从前，黎塞留主教发现了他的理财天才，便保荐给路易第十三做户部的次官，并叫他改了名。

那时王上说道：“我很高兴叫他做这个官。我原要个妥当可靠的人补这个缺。先前有人说，你要保举那个穷光蛋巴狄赤，我很不愿意，现在只好叫丹摩利补这个缺了。”

黎塞留主教说道：“陛下不用担心，陛下说的那个巴狄赤，已经回绞，死了许久了。”

王上说道：“这样很好了。你可晓得，百姓给我个徽号，都叫我作‘公道路易’，是有道理的。”于是签了字，就派了丹摩利做户部次官，刚才说的户部大臣就是他。

开大臣议会的这一天，丹摩利跑了进来，神色慌张，脸无人色，原来他的儿子这天险些被人行刺。百姓见他夫妇出门太奢华了，当街就拦住他，辱骂了他一顿，丹摩利初到巴黎的时候，身上只有二十个法朗。而现在他除拥有四万法朗的定期利息外，还把九百万法朗的巨款分给了他的孩子们。那一天，街上的乱民看见了儿子，有人就出主意说：“把他抓走，拿东西来挤压他。把他所吃的金子，统统挤出来。”这样，他的儿子，几乎死在乱民手里。因为这件事，丹摩利心乱如麻，不便议事，议会

只好草草收场。

第二天，议会会长毛礼，这位算是法国最有胆子的人，也遭到了百姓袭击。毛礼对百姓们说，倘若他们不听王上的号令，还要滋事，他就要在大街上搭起绞人的架子，把为首滋事的人绞死！百姓们反唇相讥地说，搭起架子来是件很好的事，也是件很容易的事，他们就可以把那班搜刮百姓脂膏的官绞死了。

这时的巴黎可以说是四面楚歌。那一天是礼拜六，王后照例去诺搭丹教堂做弥撒，二百多个女人尾随其后，吵着说要还她们一个公道。那班女人的意思倒不是要暴动，不过要求王后可怜她们，为她们主持公道。最后，王后护卫的新兵，把那些女人推开了。王后作出很傲慢的样子，昂首而过，根本不理睬妇人们，任凭她们大声嚷嚷。当天下午又开议会。议定要弹压乱民，保全王法，并决定次日再召开议会。

十二日，也就是本书开始叙述的那天晚上。法国王上路易十四那年才10岁，刚好出天花，借口去诺搭丹教堂谢天，派了禁兵、瑞士兵、火枪手把守王宫左右河边同新桥等处地方。王上从教堂出来，到了议院，不独从前的上谕一点没收回，仍是照旧办理，并且当日颁发了五六条新的命令，这些命令一道比一道苛刻。院长巴朗玛原是帮政府的，现在看见不妥，就联合议员，极力反对，大不以新税为然。王上颁了上谕之后就回宫，沿途有大批百姓集结，他们只知道王上才从议院回来，不晓得王上是帮百姓，抑或帮政府苛待百姓。国王所到之处，没有人为他的康复而欢呼。相反，人人脸上显出闷闷不乐和忧虑不安的神情，有几个人甚至怒形于色。

王上抵宫之后，街上的兵还是不退，因为恐怕百姓知道又颁了新上谕后会发生骚乱。果然，百姓知道王上所颁的上谕把税加重了，街上顿时聚了许多人，他们在那里破口大骂主教，喊道：“巴留士万寿无疆！巴朗玛万寿无疆！”百姓知道这两个议绅很替百姓诉苦，虽然徒劳无益没把王上劝回头，百姓们却是很感激他们两位。官长恐怕闹事，就设法去解散他们，谁知适得其反，百姓越聚越多。于是就派禁兵同瑞士兵到圣丹尼街及圣玛丁街，因为那两条街聚的人最多。当下巴黎市长到王宫，来报告说：倘若不把兵士撤回去，不到两点钟，巴黎的百姓就将揭竿而

起了。

正当王宫商议对策时，禁兵营的帮统甘明则闯了进来，他的号衣也扯破了，满脸都是血。王后见了很害怕，不禁惊叫了一声。众人也十分着急，连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帮统说：禁兵一到街上，百姓就狂怒起来，四面八方，警钟齐鸣。他想杀一儆百，就捉了一个为首闹事的，分付手下送去法场正法，禁兵正拖那个人走，百姓在市场攻打禁兵。有拿长柄斧子的，也有掷石子的，石如雨下。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为首的逃之夭夭，跑到某街上，躲在人家里，把门关紧了。禁兵打开了门，搜了一会毫无结果。闹到这里，帮统带了禁兵，先回宫禀报。他们回宫的时候，有许多乱民跟着他们。有好几个受了伤，也有斧伤的，也有石伤的。帮统本人也挨了一记石头，上额给砸开了花。当时政府却没力量去弹压，主教只好赶快出告示，说明兵队站街，不过是政府形式上的事，立刻要撤回来的。下午四点钟，果然都调回王宫。王宫左右，派了小队把守。瑞士兵、火枪手都在院里及楼下，人人脸上都显出焦急的神情，不晓得要闹到什么地步。这就是本书开始时马萨林红衣主教在书房中正在大伤脑筋的情世和缘由。

主教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心里所想的就是百姓要作乱的事。忽然间，他抬起头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看看钟，正是六点整。他拿起一个镀金哨子吹了两声，帷幙后面一道小门无声地打开了，出来一个穿黑衣裳的人，悄悄的走到主教所坐的椅背后听分付。主教知道是随从，头也不回地说道：“白那英！什么火枪手在府值班？”

白那英道：“黑营。”

主教问道：“是那一哨？”

白那英道：“特拉维带的。”

主教道：“那位兵官在大厅里？”

白那英道：“达大尼央在那里。”

主教道：“我听说是个好兵官。”

白那英道：“是的。”

主教道：“你去拿一身火枪营的号衣来，帮我换上。”随从出去了一会儿，把号衣拿来。主教默默地、若有所思地将那套出席议会时穿的礼

服脱了，换上一身火枪营的号衣，他曾在意大利打过仗，穿上军服显得很气派。穿好了，说道：“你请达大尼央进来。”随从一句不响，从大门出去了。主教一个人在房里对镜而照，觉得很高兴。主教这时候不过四十六岁，身材是好看的，比平常人要高一点；脸色好看，眼睛是很有精神的，鼻子略大些，眉心很宽；头发卷曲，颜色深黄，额下的须很整齐。低头看看自己两只手，那两只手他平日最是留心的，他把手里那双火枪手佩带的鹿皮大手套丢在一边，穿上一双丝手套。这个时候门开了，随从报道：“达大尼央来了。”

一个兵官进了房，这位兵官有四十岁上下，身材却不甚高，肩宽腰细，长得很匀称，两只眼睛敏锐有神。下颏的须同头发，原是黑的，现在有点灰色了。大约黑头发的人，饮食太考究，或是太不考究，头发都会变成这样颜色的。达大尼央进了房，顿时就记得他好些年前进来过，见过黎塞留主教。

达大尼央进得房来，只看见一个他部下的火枪手，再留心细看，才发现那位穿火枪手军服的正是红衣主教本人。他立刻止步，垂手待命，样子是很恭敬、很大方的。主教用那双透人心脾的眼睛对他端详了一会，说道：“你就是达大尼央？”

达大尼央道：“是的。”

马萨林两眼还是不停的看，看他满脸精神，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达大尼央是经过多少世事的了，只管随他看，一点也不尴尬。在此之前，比这双眼睛还要厉害得多的眼睛也曾如此审视过他。后来主教说道：“先生，你跟我走一趟吧，也可以说，我要跟你走一趟。”达大尼央道：“我照您的意思办。”

主教道：“我要看看王宫左右前后的兵布置得怎么样。你看我会遇到什么危险么？”

达大尼央很诧异的问道：“遇到危险么？有什么危险？”

主教道：“有人说百姓反了。”

达大尼央道：“百姓见了御前火枪营，是很恭敬的。假使他们要动手的话，我只要有三四个火枪手跟住我，我们就可以把一百个乱民赶跑了。”

主教道：“难道你不晓得甘明则的遭遇么？”

达大尼央道：“甘明则是在禁兵营，不是在火枪营的。”

主教微笑道：“你的意思是说火枪营比禁兵营的本事高强些吗？”

达大尼央道：“各人自然都说自己的营好。”

主教道：“我却不然。我脱了自己的号衣，换穿了你们的号衣。”

达大尼央道：“主教太客气了。”又说道：“说句实在话，我如果穿了主教的袍子，我敢发誓，一辈子也不愿换下来。”

主教道：“不过今天晚上，穿了主教的袍子外出，不那么保险。你看是不是？白那英！拿我的帽子来。”随从去了，把宽边军帽拿来。主教随手戴好了，回头对达大尼央说道：“你有马匹预备好了么？”达大尼央道：“常有配好的马。”

主教道：“很好，我们开路吧！”

达大尼央道：“主教要多少人护卫？”

主教道：“你说有四个人就能抵敌一百个乱民，我们也许碰见二百，你带八个人罢。”

达大尼央道：“遵命，大人。”

主教道：“很好，我们立即开路罢。——等等！我们还是从这里出去罢。白那英！拿亮来。”随从拿了烛，主教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开了一道门，那门同一个密室相通，他们两个人出了房；十分钟后，一小队人就出宫进入市区了。

第2章 荐举心腹

红衣主教、达大尼央一行首先来到了邦桑街。这条街在黎塞留主教所盖的大戏院后面。他自己编的一出很有名的戏，就是在这戏院里上演的。马萨林非常喜欢音乐，先前曾叫人预备在这戏院里唱高雅的词曲。

法国高雅词曲就是这个时候兴起的。

大街上显出一片不安定的气氛。一群一群的游民满街来回走动，看见这几名路过的火枪手，他们便怀着敌意停下脚步，到处都是寻衅的形状。达大尼央刚才所预料的看来完全错了。在圣丹尼街，听见枪声从哈尔一带时断时续地传来；不多时，无缘无故又突然敲起钟来，也许是百姓心血来潮吧，达大尼央看见街上的人情形虽是可怕，却还没成乱，也就照常在街上走。看见街中聚了一群挡路的人，他是一点也不去先招呼，只管策马径自往人群闯去。说也奇怪，那些人仿佛知道达大尼央是不好惹的，知趣地让出道来，让他们大摇大摆地过去。主教为人极谨慎，看见达大尼央这种临危不惧的气质不禁暗中佩服。

到了萨镇，有个守门的巡兵拦住他们要暗号。达大尼央说了暗号，就问甘明则是否在这里把守？巡兵指着正在聊天的两个兵官给他看。只见一个骑了马，马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甘明则。达大尼央回头对主教说道：“甘明则在这里。”马萨林骑着马走上前去，达大尼央知趣地往后退了几步。那两个兵官认得主教，脱帽为礼。

主教大声喝采，同骑马的兵官说道：“吉讨！你六十四岁了，还是这样高兴想打仗？你跟这个青年人说什么？”

吉讨道：“我同他谈我少年听见说内乱的事，告诉他现在的光景很不好我们恐怕不久就要看见，圣丹尼、圣玛丁两条街，都要筑起街垒了。”

主教道：“甘明则的意思怎么样的？”

甘明则道：“据我看，要立党作内乱，还要有个关键性人物：楷斯公爵才能成。况且天下事，没有两样恰好相同的。”

吉讨说道：“这话倒挺不错，他们现在立了一个掷石党了。”

主教问道：“为什么叫作掷石党？”

吉讨道：“他们立的党就叫掷石党。”

主教道：“这个党名有什么来历？”

吉讨道：“有一天某议员曾在王宫说过，现在这班乱党，很象巴黎街上的小孩子往沟里掷石子，看见巡警来了就躲起来，巡警走了又开始聚起来掷石子。因此这班人就自称为掷石党。现在不论什么东西都加了